

# 老舍和他的北京

杨朝晖

(西昌学院 中文系, 四川 西昌 615022)

【摘 要】本文拟对老舍小说中的北京人、北京城作美学的分析,力图寻找北京人、北京城与老舍三者之间的文化联系。

【关键词】老舍;小说;北京人;北京城;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X(2005)04-0023-05

歌德说:“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sup>〔1〕</sup>老舍小说中的北京城和北京人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老舍写北京城,写北京人,读者因为读其小说而心向往之,同时也就敬慕这位擅写北京城与人的“大手笔”,从他小说的字里行间感受到北京城的温和,北京人的从容风雅。老舍爱北京,他说不上来他应该褒扬北京的哪一部分,唯恐因为说了北京的枝枝节节而把它说小了。我喜爱老舍的小说,也爱整个的北京,却说不清北京城与北京人何以有那样大的魔力吸引我,使我试图从老舍小说中的北京城、北京人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中作一番探寻。

## 一、北京城与老舍

北京,作为有悠久历史的都城,有着独特的为其它城市所没有的风格。漫步于老舍小说中的北京城,处处感受到一种文化的辐射:高大的紫禁城,红色的皇宫围墙,笔直的长安街,显示着北京是“礼仪之邦”的“首善之区”;对称的角楼,平行的梁柱,雕花绘鸟的长廊,浮在水面的凉亭,又让人记起中国传统的美学;随处可见的四合院、小胡同,则意味着一种世代相传的古老格局。认识了老舍笔下的北京,也就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北京,还有更早些时候的残影。

“最爱和平的中国的最爱和平的北京,带着它的由历代的智慧与心血而建成的湖山、宫殿、坛社、寺宇、宅园、楼阁与九条彩龙的影壁,带着它的合抱的古柏,倒垂的翠柳,白玉石的桥梁,与四季的花草,带着它的最轻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诚实的交易,徐

缓的脚步,与唱给宫廷听的歌剧……”<sup>〔2〕</sup>这是座令人心醉的城市。祁瑞宣也因此而“自傲生在北平,能说全国尊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社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净凭耳熏目染,也可以看到许多见识,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sup>〔3〕</sup>老舍借富善先生之口说道:“北平本身就是一朵大花,紫禁城和北海是花心,其余的地方是花瓣和花萼,北海的白塔是挺入天空的雄蕊!它本身就是一朵花,况且它到处还有树与花草呢!”<sup>〔4〕</sup>

诚如鲁迅先生所说:“作家籍贯的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了作家的神情。”<sup>〔5〕</sup>京城的文化形态,影响到了老舍的创作面貌和文学思想意识(包括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老舍在自己熟悉的天地里以文化者而非政治家的身份创造着北京文化,将北京城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符号化。他借写真实的地理环境,如护国寺、德胜门、东安市场之类及小说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景,以其鲜明的生活色调来反映北京这座文明古都百年来的民俗形态的生活细节和风土人情。老舍自己也说过:“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京就完整的、象一张色彩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心中。我敢放胆地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挥手,就摸上一条活泼泼的鱼儿来。”<sup>〔6〕</sup>《四世同堂》第一部分第十四章开篇写“北平之秋”的诸种果品,笔触是那么细密,状物是那么生动,足见京城全部感性生动性都镌刻在他的记忆之中。

老舍既能写北京城的正面文化因素,也不回避其负面。他讴歌北平灿烂的文化、完美的礼节,誓与

收稿日期 2005-06-10

作者简介 杨朝晖(1968—)女,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的教学与研究。

北平融为一体。也批评着北平烂熟的文化,北平四平八稳、百无聊赖;那刚一降生似乎就已衰老,而在灭亡的时候反倒显着更漂亮的北平,那因为事事都有些特色,而什么事也显不出奇特的北平。<sup>[7]</sup>批评击中要害,他还指出“北平能批评一切,也能接受一切,北平没有成见,北平除了风没有硬东西”。<sup>[8]</sup>

除了褒扬和贬斥外,老舍还有一种矛盾心理:一半恨一半笑地去看京城。他暗含讥诮地讽刺旗人的消遣变成了生活的艺术,便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却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正红旗下》中的大姐公公“一讲起养鸟、养蝈蝈与蝈蝈的经验,便忘了时间”。“我们若是细心的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语气沉痛又怜惜。

无论褒扬、贬斥、矛盾,老舍均以灵活笔触使北京城立体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不容置疑的。

## 二、北京人与老舍

“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象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假若他自己不能完全客观的去了解自己的文化,哪能够客观的来观察旁人,又因为生活在这种文化以外,就极难咂摸到它的滋味,而往往因一点胭脂断定他美,或几个麻斑而断定他丑。不幸,假若这个观察者是要急于搜集一些资料,以便证明他心中的一点成见,他也许就只能找有麻子的看,而对擦胭脂的闭上眼。”<sup>[9]</sup>老舍则不然,他生活在其中又在其外,他注重人物身上“北平人”的文化印记,写出了文化姿态看似相像而品类极为不同的各色北京人,传达着北京人由其礼仪文明中形成的审美标准、文化尺度,又以幽默的武器横扫他同乡的文化陋习。

北京人在老舍的笔下,成分极其复杂。如果将这些人物集合起来,那将是一个完整的市民王国: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三姑六婆,从大商人、小商人、高利贷者、作坊主、手工业工人、苦力,到小贩巡警、娼妓、“吃铁杆儿庄稼”的八旗子弟、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诸种人等,他们吮吸着北京城给予的养分,身体力行地表现着京城风度,不论正面负面人物,都由于老舍的生花妙笔而栩栩如生。

其一,有“礼”的北京人。唱戏的小文夫妇“没有娇气、也不自卑,而老是那么从容不迫的、自自然然的,眼睛平视,走着他的不紧不慢的步子。对任何人,

都很客气。同时,他可是决不轻易去巴结人,而街坊四邻遇到困难求他帮忙时,他决不摇头,而是手底下有什么便拿出什么来。”<sup>[10]</sup>知识分子祁瑞宣“不知从何处学来的,或者学也不见得就学得到,老是那么温雅自然。”<sup>[11]</sup>他的脑门以上总是青青的,象年画上胖娃娃的青头发那么清鲜,后面梳着不松不紧的大辫子,既稳重又飘洒。<sup>[12]</sup>我的辫子又黑又长,脑门剃得增光青亮,穿上带灰鼠领子的缎子坎肩,我的确象个‘人儿’!<sup>[13]</sup>北京人以自己的教养,将内在境界客体化到从容不迫的目光,温雅自然的仪态,稳重飘洒的辫子上。这也是老舍极偏爱的对象——这种由内在境界到外在形态的通体和谐的对象。他写他们,克制不住地大声赞美他们,凭借着诗情,凭借自己对于“人”的赞美与陶醉,用那些俨若得之神助的文句赞美他喜爱的“人”。每每看到这些赞美,我也不禁有些微醺,从而神往于北京城,神往于北京人。

“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的把惊魂守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sup>[14]</sup>这是北京人的不幸。《四世同堂》中的医生“假若他的行头象说相声的,他的习惯是地道北平人的——在任何时候都要摆出闲暇自在的样子来,在任何急迫中先要说道些闲话儿。”这种四平八稳的京城风度使习惯了北平的空气的人,是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敢伸出手的。北京城教给北京人太多的礼,一见到个毫不讲礼的便害了怕,而诸事退让的。不错,“北平的本身仿佛就是个大的学校,它的训育主任便是每个北平人所有的人情和礼貌,”这种人情与礼貌使北平人遇到凌辱与委屈,会责备自己‘得罪了人’”。<sup>[15]</sup>

《离婚》中的张大哥可谓北京传统文化的化身。敬安、敷衍、随俗是张大哥一类的市民型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性。稳定的生活状态,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宁静”、“安全”的幻觉,而与他们的地位相应的知识水平,又使他们易于接受封建的文化思想的熏染。他是北京大部分中年人的代表。《四世同堂》中的祁老太爷、《牛天赐传》中的牛老者则是谨奉着“知足保和”古训的老人,他们善良、驯顺而又保守、因循、中庸、怯懦。牛老者“假若他是条鱼,他永远不会去抢上水,而老在泥上溜着。”<sup>[16]</sup>祁老太爷在小说的开头,纯粹由于习惯,还半梦幻地生活在他一贯的轨道上;是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的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sup>[17]</sup>听他与长孙媳韵梅谈起战事,那口气,仿佛在谈论一则邻里纠纷的新闻。即将把整个

民族卷在其中的战争,对于他不过象是一种遥远的市声。因为苟安;他绝不愿因救别人而连累了自己”;<sup>[18]</sup>他知道什么叫谨慎,所以在即将踏上屡遭不幸的钱家门槛的一刹那能够改变主意。北京城外的贫苦百姓顽强的恪守着封建正统遗训。“虽然一辈子不一定能进几次城的,可是在心理上都自居为北平人,他们都很老实讲礼貌,即使饿着肚子也不敢去为非作歹,他们只受别人欺侮,而不敢去损害别人。”<sup>[19]</sup>常二爷是北平郊外的中国人,他不认识多少字,可是晓得由孔夫子传下来的礼仪廉耻,他吃的是糠而道出来的是仁义,他可以不要命,而不能随便丢弃了“理”。北京教会了市民们“礼”,教会了他们“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们北平人不应当说这样的话呀!凡事都得忍,忍住了气,老天爷才会保佑咱们。“忍”使他们渡过患难,也使他们愈加麻木,“仿佛是习惯了无可如何,因习惯了冷淡与侮辱,而完全心不在焉的活着。”<sup>[20]</sup>

其二,有市俗气的市民。以大赤包、冠晓荷、祁瑞丰、兰小山、欧阳天风、蓝东阳为代表的北京人,他们有卑怯、驯顺的奴隶性,更有几分媚上欺下的奴才性。京城教给他们的修养完全被抛弃,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已完全消尽了京城文化的一切向善积德的成分。儒家学说的礼仪、自古以来牢固的家庭观念、德与怨的因果报应思想,对他们已失去控制。大赤包“不懂得什么叫文化,正像鱼不知道水是什么化合一样。但是,鱼若是会浮水,她便也会戏弄文化。”<sup>[21]</sup>北京文化里出现象大赤包一类的负产物,恐怕也是有礼有节的北京城其负面文化的代用品吧。

其三,老舍对于女性市民的描写更是显而易见。除了象大赤包这样的中西合璧之物外,其他一大批旧式家庭中处于太太地位的妇女,如《牛天赐传》中精明强干、心高气盛、好讲“官派”的牛老太,《老张的哲学》中可笑又可悲的赵姑母,家庭奴隶家长意志的执行者的《四世同堂》中的韵梅和《正红旗下》的大姐,对于老舍作品的艺术构思来说,也许没有什么比这些太太们在家庭中的位置更能表现老舍对北京城传统生活的宗法封建色彩的思考了。

其四,老舍对北京人中的特殊人物——旗人的描写,他们的生活悲剧使传统文化观念扩大、深入、具体。这个由末代封建统治者以其腐朽性造成的寄生阶层,是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人证;这些人物自身,又承担了历史性的悲剧命运。没落贵族大姐公公正翁;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的精

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sup>[22]</sup>小文夫妇“不晓得什么叫国事,他们没有留恋过去的伤感,也没有顾虑明天的忧惧,他们今天有了饭便把握住了今天的生活,……他们的天真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幸福。”<sup>[23]</sup>作者写出了这些破落的旗人贵族性格中的可爱方面:豪爽大方、气度雍容、举止闲雅、而且谦和豁达、随遇而安。然而悲剧性也正是在这里,他们将“豪爽”浪费在提笼架鸟、走票唱戏这样的生活的艺术上,他们谦和温厚到失去了一切“不公正”的反抗本能。

老舍写北京人,将如椽大笔指向胡同里的普通人、庸常之辈、中产及下层市民,在这个人的世界里,运斤成风、游刃有余,探询着北京人的精神品格。

### 三、北京城、北京人与老舍

人们创造了“艺术的北京”,自身又或多或少是北京的创造物,在不断以自己的精神品质丰厚北京文化的同时,自己也成为了这文化的一部分。

落魄的小文夫妇的气质不卑不亢,自尊而极其坦然平易,洒脱中有极严格的节制,那节制又象出自天然而无伤雍容以至天真,同一部书里的祁瑞宣则“老是那么温雅自然”,小文、瑞宣的“温雅自然”俨然如北京的雍容、自然、大雅、温煦、宽和、沉静,这是最与古城合拍的性情之美,是人的性情,也是城的性情。我们对于人陶醉在其最完满时,就这么与对古城风雅的陶醉联在了一起。当这种时候,让人辨不清我们应该是因城而爱人,还是因人而爱城。人的美从而也就与一种文化价值联系在一起。

小文、瑞宣的美因其合于这城的礼仪规范,同样,老舍塑造的一系列市民人物,描绘的市民世界,也决不是一座“孤岛”,它与北京城声息相通,有着由内在境界到外在形态的通体和谐,和谐的不是枝节,而是整个人生境界。即使人的外在形象,也有令人陶醉的整饬的美,增光青亮的脑门,又黑又长的、不紧不松的大辫子,绝对没有什么怪异出常,有的是稳重飘逸,是把通常的规范发挥到尽善尽美无可挑剔。

美是一种和谐,有缺点的人同样也与城的缺陷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北京是“礼仪之邦”的“首善之区”,而市民由于自身的保守性,特别有利于保存这种文化特点。在老舍的作品中,这种具有普遍意义又具鲜明特色的京城文化特点,成为浸透在人物风度、



气质中不可剥取的东西,成为如血肉一样的人物机体的一部分。由于历史原因,“多礼”成为北京人的行为特点,这是北京城的风度,也是北京人的风度,这种文化教养一旦与市民的落后性结合在一起,便是可悲的精神弱点。请看当便衣侦探肆意滋扰时,“文化过熟”的北京人祁老爷的反应是怎样的:

“老人一辈子最重要的格言是‘和气生财’。他极和蔼的领受‘便衣’的训示,满脸堆笑地说:是!是!您哥们儿多辛苦啦!不进来喝口茶吗?”

便衣没说什么,昂然地走开,老人望着他的后影,还微笑着,好像便衣的余威未尽,而老人的谦卑是无限的……<sup>[24]</sup>

莫非真应了这句话:“北平没有成见,北平除了风没有硬东西。”

北京城四周的城墙苔痕累累,似几千年的文化在其上打下的印迹,一代又一代的北京人将京城文化重演了一遍又一遍,并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加入新的内容,使京城文化永远有新鲜的血液在流动。富善先生由祁家“表面上的礼貌与举止和大家的言谈,似乎一眼看到了一部历史,一部激变中的中国近代史。祁老人是代表着清朝人的。天佑太太是代表着清朝与民国之间的人的,她还保留着一些老的规矩,可是也拦不住新的事物的兴起。瑞宣纯粹是个民国的人,小顺儿与小妞子是将来的人……虽然他们都是中国人,可是又那么复杂,那么变化多端。最奇怪的是这些各有不同的人,还居然住在一个院子里,还都很和睦,倒仿佛是每个人都要变,而又有什么大的力量使他们在变化中还不至于分裂涣散,在这奇怪的一家子里似乎每个人都忠于他的时代而揉到了一块,象用许多味药揉成的一个药丸似的。他们都顺从着历史,同时又似乎抗拒着历史,他们各有各的文化,而又彼此宽容,彼此体谅。他们都往前走,又象都往后退。”<sup>[25]</sup>这些北京人使我们感到北京城文化的心理撼动和新的文化心态不确定的烦躁。这是人的历史,也是城的历史。

京派文学的作者大多不是北京人,但他们喜欢在北京当教授和文人。他们喜欢北京比较舒缓的生活节奏,用欣赏的态度来描写北京的生活,比如沈从文、萧乾、汪曾祺。而将北京文化魅力活化的,首推老舍先生。北京是他的家乡,生于斯,长于斯,对于京城与人的感受和印象,不是零碎记忆临时拼凑,而是从城与人融合一体的整体文化氛围中自然地出发的。老舍与这古老的京城有着难以言传的契约性,与城

中人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他的小说就由于这契约这血缘而从形象内涵到见之于作品的作者的创作状态,由对于对象特征的把握方式到笔墨趣味,在艺术选择的各个方面,风格构造的任一环节,都隐现着那城的形象,似展开了老北京民俗风情的长幅画卷,囊括清末北京社会的各个阶层,从王公贵族到下层市民,乃至地痞流氓,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现在他的笔端了。而在清末封建社会的崩溃中,尽管这些人物的生活经历、职业阶层、社会地位、个人命运千差万别,却由于都生活在这文明古都,受着特定时代的风俗民情的浸润,在不同的个性中显示出相似的京城文化蕴涵和心态。这种难以言传的契约性还在于即使老舍一生在北京,也不可能与城融合无间,象终老于斯的北京人那样。秉承批判现实主义风格的老舍因其接受的文学传统、文学家族的精神血脉的规定,抗拒着城对他的完全吞没,指挥文学大炮幽默地向将坍塌的城墙和灰色麻木的人们开火,使他作为北京人却能游离于城之外。

然而,这炮火是幽默而不强烈的,是由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的特殊性,中国式的城市的文化形态的特殊性来决定的。北京城是乡村的延伸,是乡村集镇的扩大,即使与乡村生活结构并由此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功能不同,也同属于乡土中国,其文化同一。这种同一性障住了老舍的眼。他不满于他所熟悉的北京人的封建宗法性的生活方式,厌恶这片生活的沼泽里滋生的颓萎,又不理解生活中实际发生的摧毁这种封闭状态的变动,尤其不了解代表着未来的社会力量,不理解他们的斗争。这个时候的老舍,便几乎成了他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祁瑞宣。老舍本人思想和艺术方面的某些缺陷,可由北京城这个环境来解释。这种情况亦人想起俄国小说家契诃夫。契诃夫是俄国小市民习气的伟大批评者,但他个人的思想弱点,“除去其他种种原因之外,也需要到他青少年时代形成个性时的生活条件和环境里去找寻。归根结底,契诃夫很早就开始憎恨的小市民习气在这个方面也无不影响。”<sup>[26]</sup>

尽管这样,老舍终是跳出京城之外的一条鱼,以文化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使他既生活在其中又在其外。他居住于城,分享着甚至也陶醉于这城市文化的一份和谐,同时又保留知识者、作家的清醒意识,把城与人一并纳入视野,他是定居者与观察者。后一种身份决定了他的有限归属。自觉的创作意识,是妨碍任何一种绝无保留的认同的。观照与批评态度,使

创作成其为创作，使老舍成其为不同于一般北京市民的北京人。生成符号的代言人。  
这种文化符号延续下来了，只要北京城还存在，北京城与北京人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老舍先北京人还活着。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程代熙、张惠民译著.《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2][3][4][7][9][10][11][14][15][17][18][19][20][21][23][24][25]老舍《老舍文集》四《四世同堂》  
[5]鲁迅.《“京派”和“海派”》  
[6]老舍.《三年写作自述》  
[8]老舍.《离婚》  
[12][22]老舍.《正红旗下》  
[13]老舍.《我这一辈子》  
[16]老舍.《牛天赐传》  
[26]叶尔米诺夫.《契诃夫传》  
《老舍文集》(1—7卷)  
吴怀斌、曾广灿编.《老舍研究资料》上下.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赵园著.《京味小说与北京人的“生活的艺术”》.《文艺研究》.  
赵园著.《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文艺评论》.

## Laoshe and his Beijing

YANG Zhao-hui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 This paper will make an aesthetics analysis of Beijing city and Beijinger in Laoshe's novels and try to seek the cultural connection among Beijinger, Beijing city and Laoshe.

**Key Words :** Laoshe ; Novel ; Beijinger ; Beijing City ; Culture

(责任编辑 周锦鹤)